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	------

锦州地区义勇军 和民众的抗日斗争

(1931·9——1935·10)

中共锦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九月

说 明

本史料是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交办的专题，在六十年代初期搜集的一些资料的基础上，又经过近一年来的实地调查和查阅各方面的资料，加以核实、研究，先由各有关县（区）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写出各支义勇军的专题史料，于六月份由朝阳、阜新、营口、鞍山和锦州五个地市联合召开“辽西义勇军专题史料”座谈会，除五地市十八个县征集部门同志外，还邀请当年参加义勇军的纪亭榭、刘凤梧等老同志参加，对这个专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最后由锦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综合整理的。由于我们的征集工作不够广泛深入和水平所限，加之当年义勇军的斗争活动距今年久，情况复杂，绝大多数义勇军的领导人已经谢世，在这方面史料一时还很难查全、查准，特别是我党在义勇军中的工作情况，更有待于进一步查证。现在整理的这份史料，只是大体上反映了这一地区义勇军和民众抗日斗争的概况。望熟悉与掌握这方面情况的部门、领导和同志，提出补订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目 录

一、辽西走廊沦陷.....	1
二、锦州地区义勇军的兴起.....	6
三、锦州地区义勇军抗日的高潮时期.....	10
四、日寇对义勇军的大规模“清剿”.....	22
五、锦州地区义勇军斗争的低潮阶段.....	27
六、中国共产党在锦州地区义勇军中的工作.....	30
附：关于锦州境内几支主要义勇军结局的资料.....	33

锦州地区义勇军和民众的抗日斗争

一、辽西走廊沦陷

锦州市及所辖的黑山、北镇、义县、锦县、锦西、兴城、绥中七县，总面积一万七千多平方公里，地势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渐隆起，凭山阻海，呈一狭长地带，素称“辽西走廊”，为关内外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九一八”事变后，驻沈阳的中国军政机关西撤锦州，并以锦州作为辽宁省的临时政治和军事中心。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命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并委派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官，米春霖代理省政府主席。米于二十七日到锦，随后，辽宁省政府正式在锦州办公。与此同时，原驻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三旅、驻洮南的东北军步兵第二十旅被调至锦州附近，同原驻锦州的东北军步兵第十九旅、十二旅一起在大凌河布防。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三个公安骑兵总队也集中到锦州北郊三屯整训。此后，日军为了实现其占领全东北，进而灭亡全中国的侵略计划，便加紧了对辽西走廊的侵略行动。

第一次侵略行动，是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轰炸锦州。辽宁省政府正式在锦州办公之后，十月二日关东军首脑部会议便决定了“覆灭锦州政府”的方针，十月七日关东军即下令轰炸锦州。十月八日中午，日机十二架从沈阳机场起飞，午后一时五十分飞抵锦州上空，先是盘旋侦察，然后投下数十枚二十五公斤重的炸弹，炸死我无辜居民

十八名，重伤十二名，炸毁列车三辆，破坏建筑物无数。日军轰炸锦州之时，驻在锦州城内和近郊的中国军队，奉“不抵抗”命令，竟一弹未发。中国军队的这种软弱表现，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后日军飞机又多次向打虎山（即今大虎山）、沟帮子投弹骚扰，杀伤许多中国居民。

日军对辽西走廊的第二次侵略行动，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日军铁甲车在绕阳河炮击中国“中山号”铁甲车（有的材料说是十一月十七日）。早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日军就袭取了新民，这之后就时常沿北宁路西扰。十一月中旬中国东北军“中山号”铁甲车停在北宁线上的绕阳河车站。十一月十七日，日军以蛮不讲理的态度给驻绕阳河车站的中国守备队打电话，要“中山号”必须在三天之内退出绕阳河，给日军铁甲车让路，“中山号”没予理睬。十一月二十日早晨，一辆日军铁甲车从新民开到绕阳河站东佟屯停下，并首先向“中山号”开火。“中山号”以炮还击，并击中日军铁甲车，日军指导官板仓至大尉当场毙命，又有两列日军铁甲车从新民开到绕阳河。“中山号”呼救援军而不得，奉命退至大虎山。绕阳河车站遂一度为日军占领。

日军对辽西走廊的第三次侵略行动，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这次侵略行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制造了“第二次天津事件”之后采取的。日本政府为了炮制伪满洲国，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晚，纵恿由日本浪人和汉奸组成的便衣队从天津日租界窜出，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然后借混乱之际偷偷地把清朝废帝溥仪从天津日租界运到大连。事隔十八天之后，十一月二十六日驻天津日军寻衅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又制造了“第

二次天津事件”。此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急电关东军司令官，云：“在天津附近，日华两军再次冲突，军决定断然行使自卫权，击退当前之中国军，切望迅速增兵”（中华民国史丛稿、译稿：《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23页）。关东军便以救援驻天津的日军为借口，“决定迅速击败锦州附近之敌后进入山海关一带”（资料来源同上）。于是根据关东军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所下达的进兵命令，一部日军从营口渡过辽河进入辽西；另一部日军从沈阳出发以铁甲车开路沿北宁线西进，并在白旗堡西南约十公里处的青岗子与中国军队发生战斗。

日军此次军事行动时间暂短。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突然下令紧急撤兵，明令关东军不得停驻辽河以西。

本庄繁下令撤兵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慑于当时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侵占锦州是为了向关内推进，这就要“进犯”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在锦州境内通过的联结沈阳与北平的北宁线，是一条涉及英国权利范围的重要铁路干线。十一月二十七日关东军下达进兵辽西军事命令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曾向日本提出过抗议，使日本外务大臣币原感到紧张。另一个刺激国际舆论的因素是第二次天津事件的前一天，即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美国策动下，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在国联抛出了划锦州为美、英、法、意派军驻扎的“中立区”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国内公布时，激起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愤怒和反对，主张立即退出国联，巴黎华侨曾痛殴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施肇基。但是，由于这个建议旨在保护美、英、法等国的在华利益，所以也曾引起日本参谋本部的惊慌。本庄繁下令紧急撤兵的国内原因是当时执政的若槻内阁在国际

舆论面前表现得犹豫，而完全同意关东军进犯锦州计划的以犬养毅为首的政友会内阁还没有上台执政。

日军对辽西走廊的第四次侵略行动，是在日本犬养毅内阁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执政以后开始的。先是由日本陆军省大造侵占辽西的舆论，然后便开始军事进犯，从而一举占领了辽西走廊。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日军已控制了北宁路的沈阳至新民一段，将前沿推进到新民以西的白旗堡和田庄台以北的大洼附近，完成了向辽西进兵的军事部署。而当时中国军队在前沿的布防却十分薄弱，北宁线上的大虎山驻有少量中国军队，大凌河东岸的沟帮子有三个炮兵团和一个“中山号”装甲车队以及十九旅孙德荃部驻扎；他们在当地居民协助下，在沟帮子外围掘壕数里，构筑工事积极备战。

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讨伐辽西“匪贼”为名，正式下达了向辽河以西进兵的军事命令之后，先出动飞机对沟帮子狂轰滥炸。当地中国军队对日机扬炮迎击，“中山号”装甲车队也开出站区沿铁路向日机开火。这是中国正规军队在锦州地区对入侵日军的最后一次所谓抗击。

据日本政府参谋总部编写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记载，当初关东军进兵辽西是按如下命令进行的：“一、第二师团应于二十八日从辽河一线出发，扫荡前面之敌匪，然后向沟帮子前进。二、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应策应第二师团，并随时准备乘北宁铁路火车向沟帮子一带前进。三、混成第八旅团应将兵力逐渐集结于奉天，随着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的前进，准备以主力向打虎山、沟帮子之间地区前进”（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

要》第一卷36、27页）。

关东军拟此军事计划之时，曾经判断“进入辽西后，如果真正打起来，将因兵力所限陷于苦战。”（同上，27页）。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关东军上述兵分两路向辽西进兵的计划，得到了顺利地实现。混成三十九旅团的主力于十二月三十日晨乘火车从新民及奉天出发沿北宁线向西推进，并于当日占领重镇大虎山。第二师团西渡辽河之后，于二十九日占领盘山，然后沿沟（帮子）营（口）公路向大凌河东岸唯一有中国军队设防的沟帮子进逼，在日军进攻面前，沟帮子中国驻军基本没对迎面之敌伸炮，就撤离了阵地，日军几乎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于三十一日开进沟帮子，完成了对大凌河以东地区的军事占领。

日军占领沟帮子之后，没敢贸然西渡大凌河。关东军司令部认为，若在“大凌河右岸正式打起来，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于是“积极地进行着作战准备”（《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27页），在大凌河左岸的沟帮子和石山站一带集结兵力，窥视锦州。

日军向辽西进兵之初，大虎山和沟帮子还未陷落之时，辽宁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由锦赴平，向张学良请示对策。荣臻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返锦，当日下达了各军向关内撤退的命令。三十日凌晨辽西之中国军队便全部向关内开拔，省政府官员，亦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之前由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公安总队长熊飞等所率的三个公安骑兵总队的护送下，经虹螺岬、江家屯撤向关内。

当日军指挥机关得知锦州城内和大凌河右岸并无中国大部队的准确情报之后，第二十师团便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大摇大摆

地开进了锦州城。锦州西部的锦西、兴城、绥中三县亦随即沦陷。

二、锦州地区义勇军的兴起

日寇侵占我国领土的野蛮暴行和蒋介石政府向日本军国主义拱手让出了战略要地辽西走廊的罪恶行径，进一步从反面教育了广大民众，广大民众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奋然而起，“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拯救危亡的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关于“组织群众反帝运动”和“开展东北游击战争”的号召，则从正面给包括锦州民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一条救亡图存的希望之路。在辽西走廊沦陷前后，从关内及旧东北军中返回故里的爱国志士，同当地民众领袖携手并肩，组建抗日武装。于是，抗日义勇军的战旗在锦州大地上一面接一面地勃然举起，广大义勇军用愤怒的子弹，向日本侵略者表达了锦州人民捍卫民族尊严和生存权利的坚强意志。

根据现在获得的资料统计，当年锦州大地上有战绩可考的大小义勇军队伍先后竟有二十二支之多，黑山六支，北镇六支，义县、锦县共四支，锦西二支，兴城、绥中共四支，可谓县县皆有，遍地皆是。

一九三一年共出现十二支义勇军队伍。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个月份，锦州大地上就出现了四支义勇军队伍：第一支是高鹏振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在黑山县后窑堡组建的“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高为司令；第二支是马子丹、周成扬等人在义县刘龙台组织的义勇军，马子丹为司令，周成扬为参

谋长，当时只有百余人，后来发展到千余人；第三支是原东北军军官赵大中、芦士杰在北镇北部山区组建的“蒙边镇威第一义勇军”，后与北平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改编为“东北第二十五路抗日义勇军”，赵大中任司令，芦士杰、韩永久任副司令，张老利任参谋长；第四支是金明轩在黑山县孙家岗子组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混成三旅第五支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份有五支义勇军队伍建立。它们是：活动在黑山县郑家窝堡一带以原东北军连长郑子丰为首领的抗日义勇军，后来归入第二军团属第五支队；活动在黑山县大虎山一带以原东北军连长潘贯儒和苏振声为正副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活动在黑山县白厂门一带以原东北军驻黑（山）、新（民）、北（镇）、台（安）四县兵站处处长王显廷和冯国安为正副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第一路军；活动在义县一家峪一带以原东北军军官由督范、孙肇印和当地群众领袖谢利亭为领导人的抗日义勇军；活动在绥中宽帮一带以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王焯泮为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三路军。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份有三支义勇军队伍组建。它们是：以北镇县闾山龙潭宫为根据地，以田心斋为首领的“穷党”即“闾山武装”；以北镇县东马场为根据地，以原东北军军官于百恩（于会川）、张海涛为正副司令的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独立支队，后与田心斋领导的“闾山武装”合并，并经北平抗日救国会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活动在兴城、绥中两县，以东北军军官郑桂林为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

一九三二年又有十支义勇军队伍组建。

一九三二年一月份，绿林出身的刘纯启（号亮三）在锦西县城

江家屯，以重创日本侵略者并获得重大胜利的行动向世人表明了其坚定的抗日救国立场。刘纯启的队伍先称第三十四路抗日义勇军，刘纯启为司令，后并入以宋九令、朱霁青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四军（亦称第四梯队），刘纯启任第九师师长。

一九三二年一月份，在当年为兴城县所辖的新台门，同时有两支义勇军队伍组建，一支是以孙雨田（孙洗尘）为首的第三十三路抗日义勇军，一支是以肖汉臣为首的第二十九路抗日义勇军（此支队伍组建后即转战关内，后事不详）。

一九三二年二月份，孙快农（孙宝庄）在黑山县西双岗子组建了抗日救国军骑兵第二旅。

一九三二年三月份，宋九令联合锦县、锦西、义县的部分义勇军队伍，组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四军。国民党中央委员朱霁青出关与宋九令取得联系后，也成为这支联盟式的义勇军组织的上层领导人物之一。许多旧报刊材料上说，朱霁青是辽西义勇军总监、宋九令是辽西义勇军司令，所指就是他们与这支联盟式的义勇军队伍的关系，他们与辽西其他义勇军队伍并没发生多少真实的联系。

一九三二年四月份，何占林在锦西浑九沟组织武装自卫队。

一九三二年六月份，佟锡九在北镇正安马市堡子组建了“平日军”。

一九三二年七月份，经原“闾山武装”领导人田心斋联络，在北镇县罗罗堡组建了以杜成栋、项明宝为正副司令的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七路军。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北镇闾山脚下的什字口出现一支大刀会队伍。罗尊山为会长，王海峰、齐全山为法师，宗旨是“反满

抗日”、“救国拯民”。纪律严明，杀敌勇猛。后并入第十二路义勇军，为直属铁血团。

一九三二年九月份，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王显廷，（一九三一年末从黑山撤退到朝阳），由朝阳到锦西将何占林领导的“浑九沟武装自卫队”编入自己的义勇军队伍，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浑九沟支队”，何占林任团长。

一九三三年，锦州地区的义勇军斗争，在日军的疯狂“清剿”下，进入低潮时期，但仍有新的义勇军队伍出现。这就是原第二十五路义勇军副司令芦士杰余部与锦县的裴德福，一九三三年五月在锦县三家子组建了第四十七路抗日义勇军，裴德福任司令，芦士杰任副司令。

锦州义勇军的总人数大约有四万人左右。各支队伍人数不等，多则上千、上万，少则几十、几百，人数最多的队伍是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军，约有万余人，人数最少的是闾山什字口的大刀会，只有四十多人。

锦州地区兴起的义勇军队伍，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北平抗日救国会派下来的旧东北军里辽西籍的军官发起、组建的。象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十二路、十三路、二十五路、三十三路、三十七路、四十七路、四十八路，以及虽属新民但在锦州地区有过活动的由耿继周领导的第四路军。其余则是当地民众自发组建的，最著名的有高鹏振的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刘纯启的第三十六路抗日义勇军和义县马子丹的抗日义勇军。

义勇军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当地青壮年农民是其中的骨干，也有的是从旧政权组织的民团（有的县叫“连庄会”，有的县是叫

县“大团”、“伙会”等)中分化出来的,还有少量的退役军人,其中的旧东北军的军官,多数成为各支义勇军的上层领导人物。各路义勇军为了获得足够的武器和加强队伍的作战能力,都收编了相当数量的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绿林队伍。有的整支队伍就是从绿林队伍转化而来。

义勇军的粮饷、枪械,基本是自筹,从北平抗日救国会和朱子桥的后援会所得到的接济是极少量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义勇军队伍都能得到这种接济。粮饷靠“吃大户”,枪械则多取自民间。在对敌作战中收缴敌人的武器,是义勇军枪械的重要补充来源。

三、锦州地区义勇军抗日的高潮时期

锦州地区义勇军和民众的抗日斗争,从日本侵略军侵入辽西走廊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宁、打(大虎山)通(辽)线交汇处的大虎山之前,在大虎山外围就曾受到以苏海青(此人当时是黑山县公安队打虎山二区中队队长)为首集合起来的十余支绿林队伍约千余人的阻击。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即锦州被日军占领的当天),在于会川、张海涛等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带领下,北镇县万余名武装民众,围攻县城。群众要求以县城官府的枪支弹药装备抗日队伍,反对县长夏中秀阴谋献城投日,围城长达七天七夜。后因县长夏中秀秘密派人勾结沟帮子日军前来解围而结束。此次围城虽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却显示了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抗击入侵之敌的坚强意志和信念。

锦州地区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初即进入高潮阶段,高潮阶段一直持续到当年的十月份。这个时期锦州地区民众

和义勇军的抗日战争，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强敌面前敢于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锦州地区义勇军高潮时期的斗争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主动出击、敢打敢拚。

最典型的战例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锦西民众抗日武装同仇敌忾，在锦西县城江家屯和钱搭屯一带，痛歼日军古贺传太郎骑兵联队和松尾秀治陆军辎重队的战斗。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即室师团）进入锦州后，为继续西侵，命令第二十七骑兵联队担任锦西及热河边境地区所谓“扫荡匪贼”任务。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率领骑兵八十八名，一月五日从锦州出发，当晚停在卧佛寺。锦西县长张国栋闻讯，慌忙赶制日本国旗，并于六日中午率领士绅出东门，奴颜卑膝地将日军迎进县城江家屯。七日晚，又有松尾辎重队和石野步兵小队赶到县城。先后到达日军共一百四十余名。

官军败逃，日寇入侵，县长投敌，激起锦西民众强烈愤慨。没等日军站稳脚跟，锦西武装民众便自动起来与日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从日军入城的第二天起，武装群众就屡屡潜入县城，袭扰日军。出城执行侦察任务的日军也到处挨打。古贺发现县城处于抗日群众的包围之中，便自恃兵强马壮，决意出城“扫荡”。九日上午，古贺先派松尾率领辎重队回锦州领取弹药给养，留下村上一小队骑兵守护联队本部，然后亲率五十多名骑兵和二十八名步兵小队，配备轻重机枪，分两路向城西两丘夹一谷的地带进发。

古贺此举正中抗日武装民众之下怀，原来进城袭扰和在城西伏击日军侦察兵，都是意在将古贺联队调至城西，诱使敌人进入抗日武装群众早已摆好了的“口袋阵”。

这时江家屯以西，已有大批武装群众集结。由刘纯启（亮三）率领的锦西实力最强的群众武装队伍，即第三十四路抗日义勇军，已于八日晚从锦西、朝阳交界处星夜南下，赶至县城西部南、北地碾子驻下。

上午十时三十分左右，古贺所率日军骑兵进至距县城十里左右的上坡子屯，另一路石野步兵小队进至龙王庙西山时，埋伏在上坡子和龙王庙附近的武装民众先后向敌发起突然袭击。枪响之后，附近村民蜂拥上阵。敌兵遭此突袭，惊恐万状，仓促应战。

在龙王庙西山一线抗击石野步兵小队的是刘春山、刘春雨、张恩远指挥的亮三的队伍，富有战斗经验，枪法纯熟，他们巧妙利用地形，把配备有四挺机枪的敌军打得死伤狼藉，开战不久即将石野小队长击成重伤，余敌且战且退。

古贺在上坡子遭打后，马上夺路后退，企图迅速缩回县城。等古贺残兵退至城西的西园子时，又遭到亮三部战士的致命打击。亮三部战士刘国臣等十二人占据了西园子北土坎上一座炮楼，居高临下，正好以火力封锁公路，见骑马跑在前面的人象指挥官模样，炮楼上步枪和“洋抬杆”便一齐开火。古贺传太郎当即身中两弹，翻身落马，有两人前去救助，也被群众武装击毙。机枪队长星野大尉随即也被炮楼上的火力击毙。残敌为夺路进城，最后点燃塞进炮楼底层的高粱秸，进行“火攻”。火起后，炮楼上一桶抬枪药着火爆炸，楼底炸飞。刘存富、刘存荣、王振东等跳下炮楼，幸免于难，刘国臣、房德银、刘富祥、刘纯俭、房占庭、王文成、孟宪有、刘纯成、赵振生等壮烈牺牲。义勇军和武装群众恐敌人援兵赶到，主动撤出战斗。下午三时，残敌抬着古贺尸体缩回城内。据当时资料

记载：此次战斗击毙古贺以下少尉以上军官四名，士兵四十余名，重伤二十余名。缴获古贺使用的战刀一把，长短枪数十支，打死和缴获战马三、四十匹。

九日早晨奉命去锦州领取弹药给养的松尾辎重队一行三十人，同日也遭到了全部被歼的可悲下场。松尾辎重队行至距县城三十余里的钱搭屯时，首先遭到自发聚集起来的一小股武装群众的伏击。枪响之后，附近陈家屯、杜家屯、马圈子、张相公屯、小岭子等村群众，纷纷前往参战，连几十里以外的虹螺岬、铁窑、响水河子、喂牛场、周家屯等村群众，也都从四面八方方向钱搭屯聚拢，把敌人团团围住。战斗从上午十时一直打到午后一时左右，整个辎重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武装群众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二十七支、战刀一把、大车五辆、弹药数箱，打死敌人战马十九匹。抗日群众牺牲九人，伤四人。

锦西群众抗日武装力量，就这样在基本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的情况下，于同一天，分别在几个战场上，以手中的粗劣武器，痛击了骄横残暴、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场战斗，极大地震慑了入侵之敌，迫使日本侵略军于一月十六日挟带汉奸县长张国栋及县政府有关人员，将锦西县政府从江家屯搬至连山（即今之锦西县城）。日军撤出江家屯后，刘纯启（亮三）立即率领第三十四路义勇军开进县城，维持地方治安，达四十天之久。

锦西民众消灭古贺联队和松尾辎重队的重大胜利，震惊了日本朝野。他们无限哀叹地说：古贺联队被歼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关东军参谋部《满洲事变实志》日文版113页、99页）。